

斯台芬·茨威格集

张玉书主编

———— 戏剧

一个人的传奇

三幕剧

(奥)斯台芬·茨威格著

吴秀方译

华夏出版社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饮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榜首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茨威格热。在中国，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开放改革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

免。他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台芬·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创作了一出反战剧《耶利米》，抨击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个剧本自然不可能在德奥境内上演。他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外国朋友设法在中立国瑞士的苏黎士上演该剧。当时德国和奥地利国内厌战反战情绪已日趋高涨，因此茨威格得以获准离开维也纳，到苏黎士去参加《耶利米》的首演式。苏黎士当时聚集了许多欧洲反战的进步作家艺术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奥地利小说家弗朗茨·韦尔弗，瑞士作家、诺贝尔奖金得主赫尔曼·黑塞等都集中在这风景如画的苏黎士河畔。战争即将结束。艺术家们又在酝酿新作。在这种互相切磋、互相促进的环境里，和同行朋友朝夕相处，茨威格也在酝酿新作。他的剧作《耶利米》的演出十分成功，他决定再写一出新戏，但是不再以反战为主题。茨威格在瑞士苏黎士河畔想必是想起了德国著名戏剧家赫伯尔的生平。弗里特里希·赫伯尔（1813-1863）在青年时代多亏一个名叫埃丽丝·伦欣的女裁缝供养，成名后却娶维也纳著名的宫廷女演员为妻，弃伦欣于不顾。茨威格得到启发，写下了他的新作《一个人的传奇》。剧中描写的是一位著名作家和他儿子的故事。

著名作家卡尔·阿玛代乌斯·法朗克去世后，他的遗孀不遗余力地把他美化成一个道德完美，毫无瑕疵的完人，他的一生变成传奇，令人惊叹。他的儿子弗里特利希，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也走上了父亲的道路，成了一位作家。可是他并没有因为继承父业而高兴，相反他感到痛苦。父亲的形象是那样完美，几乎是理想的化身。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摆脱不了父亲的阴影。他不是他，只是一个已经成为传说的著名作家的儿子。直到举行他个人作品朗诵会的那天晚上，他才发现了事实真相：他的父亲并非完人，年轻时不名一文，全靠自己的恋人，一个穷苦的女裁缝，熬坏了眼睛，磨破了手指，辛辛苦苦地用缝衣所得供养他，这位颇有才气的年轻作家才得以潜心写作，崭露头角。可是成功之后，这位作家却离开了那个和他同甘共命运的恋人，娶了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为妻，只有对往日恋情的回忆留在他的心里。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弗里特利希非但不因父亲神话的破灭而难过，反而如释重负。他原来憎恨这个被母亲刻意神化了的父亲，如今觉得自己的父亲不再是头戴光圈、身披云霞的神象，而是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瑕疵的真人。他便不再为一个传说而痛苦，而是在这个真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他和他父亲一样，也因为门第的差异、贫富的悬殊不敢承认自己心爱的姑娘。这个真心爱他的姑娘是个穷苦的钢琴女教师，父亲是个酒鬼。他怕人耻笑姑娘出身低微，不敢接受她的爱情。戳穿了母亲的谎言，了解了父亲的真相之后，他决心勇敢地面对爱情，面对人生，娶这位虽非出身名门，然而真挚

诚实的少女为妻。他的母亲也被迫正视现实，与二十多年前的情敌，那位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女裁缝言归于好。

《一个人的传奇》既非古典意义上的悲剧，亦非揭露家庭罪恶的自然主义戏剧。它的情节扑朔迷离，悬念迭起。情节发生突变，真相逐渐明朗。剧中有一个从不出现却又无所不在的人物，那就是一生成为传奇的已故作家卡尔。

这位已故作家能被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传奇人物，除了他高度的艺术成就之外，在品德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他偏偏在成功和爱情方面作出了令人遗憾的抉择，抛弃了和自己患难与共，有恩于他的初恋情人玛丽亚·福尔肯荷夫，最后带着遗憾和歉疚的心情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些未解之谜。而这些谜又被他的妻子莱奥奴尔隐瞒、抹煞，使他的独生子感到困惑，在他高大形象的阴影里痛苦地呻吟。这高不可攀不近人情的完美偶像，使人无法学习，使人自惭形秽，感到自己卑微渺小。这个从未出现的人物，竟像活人一样控制着剧中人的生活。两个女人都爱他，为他献身，因为他而彼此仇恨，全城为之风魔，儿子为之沮丧。这个没有出场的人物，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得形象日益丰满。茨威格让莱奥奴尔为那位已故作家画像：“他永远只是深深地沉浸在自我之中，只在他的自我里，在他墓穴般的工作室里……除了他自身的感受，他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只知道他的工作。”仔细看看，似乎也有一些作者自己的特点。而这两个女人，一个为他远走北美，一个为他长年居孀，是

不是也有一些“陌生女人”的特点？

作者处理这两个女性人物也颇具匠心。莱奥奴尔不愧为银行家的女儿，精明强干，为了编造亡夫的传说，塑造他的形象，二十年来，她抹掉一切有损丈夫形象的线索，苦心孤诣地在传说中营造一种虚幻的生活。即使儿子因而受苦，她也在所不惜，而那位穷苦的女裁缝只知奉献，并无希冀，只是给予，从不索取。听说死者的儿子已成作家，欣喜异常，尤其高兴这年轻人能不嫌贫贱，忠于爱情。这两个女人都爱这位死去的作家，一个（玛丽亚）爱的是真实的他，另一个（莱奥奴尔）爱的是自己虚构的他。然而她们毕竟都深爱着死者，尽管角度不同，态度迥异。再说时光流逝，抹去了往日的怨恨，岁月无多，该记取美好的回忆。这就是她们最终能够言归于好的原因。这个剧本标志着大战已经结束，茨威格的注意力又落到人的身上。作者以这个生者死者感情纠葛头绪纷乱的剧本，想告诉我们的是，生活的复杂其实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即使在写作剧本的时候，他特别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理。

1918年，《一个人的传奇》在汉堡初演，接着有25家剧院先后上演此剧。1919年此剧作为单行本公开发行，风靡一时。

张 玉 书

2001年11月11日

蓝旗营

一旦本剧被误认为是解开涉及过去不久的许多人物或者事件的隐实之作，它的意义和目的就会完全被误解了。倘若从弗里特利希·黑伯尔特、理查德·瓦格纳、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生平中，确实用了些许史实来塑造本剧未显现的主人翁形象，然而人物的性格和事件毕竟全然是自由发展的。惟有第一幕中的一场略受迪阿麦尔的悲剧《在雕像的阴影中》的启发，此外就再没有运用任何相似的情景作为蓝本，或与什么相关了。

斯台芬·茨威格

剧中人物

莱奥奴尔·法朗克：卡尔·阿玛代乌斯·法朗克的遗孀

弗里特利希·玛里乌斯·法朗克：莱奥奴尔和卡尔·阿玛代乌斯的儿子

克拉莉莎·冯·万厄：莱奥奴尔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海尔曼·毕尔斯坦：卡尔·阿玛代乌斯·法朗克作品的出版商

玛丽亚·福尔肯荷夫

克洛勃佛博士：评论家

约翰：老仆人

年轻女佣

时间：现在

地点：在卡尔·法朗克的家里，和本城的一家小包饭公寓

第一幕

在上一代著名诗人卡尔·阿玛代乌斯·法朗克的家中。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近九十年的装饰风格，陈列着许多纪念品、肖像、半身雕塑像，以及许多的书籍，明显地表现出保留着对先人的敬仰。室内整体的部局近乎一个博物馆。中间的门总是开着的，它通向屋子大门的阶梯，左右两边的门是通向客厅的。莱奥奴尔·法朗克，即卡尔·法朗克的遗孀，正在一张桌子的前面与毕尔斯坦谈话。莱奥奴尔·法朗克是一个身材高高的并令人感到威严的人。她严肃，灰白头发下面的那张脸略显严厉。她穿着英国式的寡妇孝服，一身黑，配戴一顶黑白相间的帽子。她说话的样子使人感到她的自信和精力，她的动作美而得体，有时略为有点作态，她的神态充满了尊严和威力。在她一旁的毕尔斯坦，带着一副好心而紧张的神情，还有他那一刻不停的、但绝无表现热情之意的动作，与她相比，显得有点不重要。在别人面前，他会情不自禁地学着莱奥奴尔高傲的态度，而莱奥奴尔总是以一种信任的姿态和理所当然的优越的心理来对待他。

第一场

莱奥奴尔 毕尔斯坦，我们应当赶快结束了！现在已经六点半了，那些着急的客人随时都会来的，而您的道理

还总是没完没了。这个晚会是您张罗的，我不想操心一件件具体的琐事了——您知道的，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切基本上都与卡尔生前一样……

毕尔斯坦 不过，莱奥奴尔夫人，我却要对您说，这是不可能的。在卡尔做报告的时候，只邀请一些朋友们，他们彼此都认识，那是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兄弟会、一个圈子里的人，不像今天那么乱七八糟的，来一大堆的人，搞的是个集会。这是没法相比的……

莱奥奴尔 我知道……不过现在这件傻事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就得看，如何才能使它从头到尾功德圆满……这是我的弱点，我本应当回绝的，但是维登堡公爵夫人说了一下，她想请格罗维克朗读一部弗里特利希的作品……然后突然在各种报纸上刊登了，说这是一个慈善性的活动，地点是我们家，参加的客人们每人还要付五十马克的入场费……进入卡尔·阿玛代乌斯·法朗克家的大门！您以为我没有觉察到人们的微词吗？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天我们算什么，是主人呢，还是场地出租人——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现在已经发生了，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种起码的态度。现在您必须全部承担起来，因为是您启发了这个想法。

毕尔斯坦 我没说用这种方式……另外，我说过了，我们毋庸理会那些废话。不是招待会，不排席位，明显看得出，这不是一个亲朋好友间的晚会，这不是用五十个马克就能在卡尔·法朗克家里买到的。当时在组织风信子报告会时，也没有排席位……

莱奥奴尔 当时！是啊，当时！当时卡尔是中心人物，其他的一切都自动地围绕着他就绪了。他总能用一种极妙的方式友好地招呼大家，而不是被动地应付他们。他对人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就这一点而言，您是知道，我们是无法指望弗里特利希的。他只会对人家吼……这三天以来他像只老虎似的，在房子里转圈……“痞子”、“乌合之众”、“流氓”——这些是他对于那些为了他的作品而来的客人们最温和的表达了……

毕尔斯坦 他的父亲也有过类似的……

莱奥奴尔 我请您别做这样的比较。到他父亲这里来的人已经是知己了，都是带着信任，带着期望到他这里来的。弗里特利希还得感谢大家呢！首先是我們。说到底一个年轻人不会如此快的就有这个运气，能请格罗维克来朗读自己的处女作，甚至还能有如此高贵的上层人士作为听众。但愿他别作践自己，这属于他的一切，就怕他难以受用……

毕尔斯坦 可惜您无法阻止这些人今天晚上要做这件事。另外我还想说，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不必亲自接待任何一个人，在聚会期间也许会与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打招呼以示致意，但是不以任何方式对这个集会表示支持。我们是出租这个大厅的，仅此而已……

莱奥奴尔 重要的是我的儿子，卡尔·法朗克的儿子，他的诗集第一次主动让人公开朗读！您想将这个晚会与我们的家分开吗？这个晚会是符合他的利益的，我们很自然地将他看作为传统，并且指出，他是他父亲遗

产的一部分……

毕尔斯坦 但不是向这些人！他们不是从前的朋友们……

莱奥奴尔 我认为，所有的朋友都会来的！这个信念我绝不动摇，只要卡尔的作品还是鲜活的——它一定会超越我们的时代而长存——那么这所房子就是栖息地，就是兄弟会。我们的房子不是一所可以租一租，或者用一用的——只是表面上可以说成这样，并非是它的真正含义。不对，毕尔斯坦，他们都会来的，那些从前的朋友们——甚至那位大公爵也不会缺席。我并不是担心什么，这一点我是和卡尔·阿玛代乌斯一起学到的，要把别人想得比他们的实际好一些——哪里有权力驾御着他们，他们就会变得敬畏。但愿今天有些好奇的人能够光临，他们中间还会有人讲话，或者与以前做些比较，不自觉地他们会发现，在一个生命消失之后，这里依然存在着生动鲜活的东西。他们会感受到魂灵的存在，这是卡尔留在他儿子身上的影响，如同在他的作品和家中一样，它会使那些原本不懂得秩序的人在这里规规矩矩，也许只要他们一踏出这个大门就依然故我，固态复现，但是，在这里，这个魂灵将驾御着他们。

第 二 场

约翰走进来了。他步履蹒跚，体态略向前倾，说话时声音轻弱但充满对主人的尊敬。他给毕尔斯坦送来一张卡片，毕尔斯坦

又递给了莱奥奴尔。

莱奥奴尔 克洛勃佛博士？这是个什么人？我不认识他。

毕尔斯坦 此人是晚报的评论员，也是一些外刊外报的通讯员。是一个正派、善意的人，对弗里特利希而言，不能说不重要。

莱奥奴尔 那么您就接待他吧！我还要在这里等克拉莉莎呢。我都说过了，其他所有的事，排席位、来宾介绍等等基本上和当时一样。您只要留神，设法让弗里特利希能够露面，使他至少对格罗维克表示一下谢意，别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置之不理。他这个人实在是太难以捉摸了——这真是惟一的在今天晚上让我感到没有把握的事。好吧，这件事我就看您的了。

莱奥奴尔向旁边的耳房走去了。

毕尔斯坦在这个时候给老约翰一个手势，让他将客人引进大厅。

第三场

克洛勃佛博士进来了。这是一个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人，他的动作以及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局促和神经质。

克洛勃佛博士 啊，是您呀，亲爱的毕尔斯坦……看样子是由您来接待我了……其实我本想会是法朗克夫人或者弗里特利希的……遗憾！……哦不，其实这样更好……跟您谈话我可以说得更清楚，无须兜圈子，我就把激情省下来留给报纸吧……好吧，亲爱的毕尔斯坦，我需要的是详情、是细节、数据等等，为了今天

的报导要有些小插曲小故事……也就是添点色彩。您是知道的……我要为四份对外的报刊写报导，每家都要有点特别的内容……您瞧，我直言不讳了，在这方面一定程度上您也是行家……时间方面我们两个人都不富裕……难道不是吗，最好的办法是按卡尔时代的老规矩，我问您答……不过，然后我当然很想和弗里特利希谈几句……

毕尔斯坦 和他谈话的事，我建议您还是取消为好，亲爱的博士，现在已经太迟了——他有些紧张——要排练，又是第一个晚会——还是由我来回答您的问题也许会更好些……

克洛勃佛博士 好吧，但必须是以速记的速度！首先关于这次集会：是谁倡议的？为谁举办？目标？目的？深层次含义是什么？

毕尔斯坦 这件事是维登堡公爵夫人倡议的。我请您注意这一点，莱奥奴尔夫人很在乎这不是一次内部的聚会，不是法朗克家中举行的内部晚会。公爵夫人一定要在这儿的几间房子里为她的慈善事业举办一个卡尔·法朗克作品的朗诵会——莱奥奴尔夫人是竭力反对的，因为她觉得，在这里只要举行一次千篇一律的集会都是违背这间房子所维护的精神的。顺便说一下——这个您会感兴趣的：自从卡尔·阿玛代乌斯去世之后，请客的时候，即使是对最亲密的亲友们，那个大厅也从未再打开过；您是知道的，他的灵柩是放在这里的……

克洛勃佛博士 （迅速地记录着）非常非常之好……就这样接着说……竭力反对……

毕尔斯坦 可是另一方面对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慈善活动，我们也不愿意放弃支持的机会……我便建议了另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朗读弗里特利希的诗作，我是偶然得到他的诗集的，他对我的建议一无所知。对他这应当是一个惊喜。公爵夫人对此非常赞赏，她很快就安排了格罗维克作为朗诵者。这本诗集……

克洛勃佛博士 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最好还是让我问您……后面的事好像清楚一些了。这么说，弗里特利希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接着谈弗里特利希……卡尔·法朗克在世的时候看过他的一些诗作……

毕尔斯坦 可是那时弗里特利希刚刚才十三岁，在……

克洛勃佛博士 当然……是的，是的……当然……那么弗里特利希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

毕尔斯坦 这件事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从他父亲去世，我们只是发现他对父亲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能一行一行地背出来，也知道它们产生的细节……很久以来我们猜想他会做出自己的尝试……不过他从未给人看过一个字……写了之后他又烧掉了……我常常求他将他写的东西交给我们，哪怕是封起来也无妨，以便保存在家庭档案室中……可是没有一次能打动他的。对于公开场合，面对公众，他有一种奇特的，几乎是病态的恐惧感……甚至在极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例外……直到三个月之前，我还没有看过

他一行作品……

克洛勃佛博士 非常有趣……非常有趣……那么这一次呢？

毕尔斯坦 这本诗集《塑造的生命》，据我所知，是弗里特利希一年多以前就写成的，他还不断地对它修改推敲。这是他给我看的第一部作品，其实他主要是为了想了解：我在他的诗中是否觉得有什么与《风信子》雷同之处。我相信，这是他竭力回避公众生活的最内在的原因，因为他极端地害怕与他父亲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他十分担心自己仅仅是一个被他崇拜之极的人的摹仿者。在我看完了五十首诗之后，他问我，这些诗有没有使人想起这个或者那个人——这些请您别记下来，我只是随便对您说说的。这里，我想借此机会请您注意：如果有人评论说，他与父亲有着精神上的亲缘关系，这类话对弗里特利希根本不是什么恭维。恰恰相反，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打击和折磨他的了……

克洛勃佛博士 我明白……就是说要强化他自己的特色，惊人的独立性……我会的……我会的。也就是不必提到传统，不过莱奥奴尔夫人对此却是很在意的……

毕尔斯坦 传统？……最多在精神状态上，在追求伦理道德方面……但是别涉及具体，尤其不要涉及作品本身……我相信，如果您不涉及到这些方面，他会非常高兴的。

克洛勃佛博士 好的……肯定，肯定……还有其他的创作

……戏剧……叙事体……

毕尔斯坦 这方面我自己知道的也很少……以后，如果他知道我和您说了这么多，他会很气恼……我请您要十分谨慎，弗里特利希正走过来了……对于刚才所说的一切，请您别作任何的暗示。

第 四 场

弗里特利希从大厅左边的房门中出来，环顾四周，像在寻找什么，却没有注意到两个站在桌边凹墙处紧挨在一起说话的人。他今年二十四岁，他清晰而不安的面庞，从侧面看酷似挂在墙上的他父亲的肖像，以及那座半身雕像。在他的本性中蕴含着些许漫不经心和缺乏主见的特点，只有当他处于发怒的片刻之中，他才是那么的专注与果断。与别人谈话时，他很少看对方的脸，一旦他觉得自己正被人观察或成了焦点，他会手足无措地紧张起来。此时此刻也是如此，他几乎还没有看到毕尔斯坦和人在说话，他已经想马上避开了。

克洛勃佛博士 （迅速小声地对毕尔斯坦说） 请您向我介绍一下！

毕尔斯坦 弗里特利希……允许我将克洛勃佛博士介绍给你……他是你父亲的一位朋友……

克洛勃佛博士 他作品的的朋友、仰慕者……请让我只是简单地说一下……我很少能直接与您父亲交往……机会太少了……我从不错过一切机会……今天也是这样……这对于我们这些卡尔·阿玛代乌斯的崇拜者而言，真是一个难得的好事，简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如果